

# 中都野史

长篇小说  
令狐昌琪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中都野史

长篇小说

令狐昌琪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都野史/令狐昌琪著 —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

2007 · 4

(21 世纪文丛 · 1-5/凌翼 主编)

ISBN978-7-5059-5546-2

I 中… II 令狐… III ①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—中国 NI247 ·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097 号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中都野史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| 令狐昌琪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         |
| 地 址 |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 | 王 军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校对 | 毕文君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印制 | 李寒江 王 军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世嘉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×1168 1/32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3 印张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 | ISBN978-7-5059-5546-2  |
| 定 价  | 120.00 元(全套)           |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2006年4月28日，作者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大会



会后，参观了中国青年报社



颁奖大会上，作者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炯老师合影留念



作者在北京介绍《中都野史》创作经过



在文学馆内，瞻仰了郭沫若、老舍、巴金的遗像



会后，作者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



作者还参观了中国文联

## 内容简介

故事发生在元末明初，统治阶级的腐败，中原大地上年年水灾，很多良田被冲毁，房屋被淹没，到处尸横遍野，民不聊生。腊曲、宇驰带着乡民们头裹红巾，手持大刀长矛举行了起义，打进蜀府，火烧休闲宫，后被元军镇压，宇驰战死沙场。武胜和姜城投奔了朱元璋，腊曲带着外甥和兄妹回到家乡，在组织乡民们起来造反期间，修起了学堂，建起了酒厂，娶伊氏为妻。结婚那天，房前的地上、裂开一条大缝，新娘沉入地下。第二年新娘从地下出来，还给腊曲生了三个男孩。分别取名龙军、龙政、龙治。兄弟长大后，跟随武胜去了南京，和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就读于大本堂，并且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朱元璋带领的起义军声势浩大，很快推翻了元朝的统治，建立了大明朝。朱元璋为了巩固朱家政权，立太子朱标为皇太子。朱标生性文弱，宽厚待人，病逝后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，经过了几年的叔侄大战，腊曲四父子帮助朱棣打败了朝廷官军，夺得了皇位，朱棣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明成祖。

明朝建都南京，为了迁都北京，朱棣作了许多方面的准备和努力。首先是要在北京借元朝在修建城池和宫殿的基础上，进行规模宏大的宫殿修建。朱棣派礼部尚书宋礼、赵亮，配合腊曲父子回家乡夷都砍伐神木，在腊曲父子的带领下，在神木山上伐下神木。当天晚上雷鸣电闪、暴雨倾盆、洪水猛涨，将神木冲到山脚，由山脚冲到马湖江边（现金沙江），经过长达近一年时间的准备，把 72 根神木编排成 9 个木筏，每个木筏 8 根神木，水下面 4 根，水上面 4 根，然后派木匠精心打造成一只只龙船。每只龙船龙头高昂，船身雄姿英发，很有气派。船上不但载有各种所需物品，还载有 36 坛美酒，其中 9 坛茅台酒送与皇上，其余送住北京。第二天从马湖江出发，路经叙州（现宜宾）、泸州、重庆、三峡、武汉、南京等地，再经运河，经过很多艰苦的斗争，终于把神木运送到了北京。经过十多年的修建，紫禁城终于竣工，腊曲父子在砍送神木运送茅酒中建立了很大的功劳，朱棣把小女玉儿赐给了腊

曲的曾外甥作了媳妇。腊曲立功后带着儿孙们回到家乡搞建设。在夷都(现已改名中都)也修了一座宫殿。朱棣去世后,长子朱高炽即位。

寇天霸为了报杀父之仇,诬告腊曲父子造反,朱高炽刚刚当上皇帝,为了巩固其政权,秘密派官军去征剿腊曲和乡民们,多次被击败;朝廷官军只好偷偷驻扎在中都的天堡寨,准备与中都百姓决一死战。在这一紧急关头,腊曲派太平去北京把这一情况禀告给了朱瞻基。朱高炽刚刚病世,朱瞻基和太平是同窗好友,相信腊曲父子不会造反,是朱高炽上了奸臣的当,忙派大臣郑平前去传旨,停止打仗。朝廷官军和中都百姓正在对阵,互不相让,寇天霸父子狐假虎威,被龙政、武胜、姜城团团围住,用枪挑下马来,捉来当众斩首。朝军正要进攻,皇帝圣旨已到,李将军接了圣旨,方知是上了坏人的当。当面给中都的百姓赔礼道歉后,便收兵回营,由郑平亲自挥笔写下“永赖同功”四个大字,以求天下永世和平,百姓们幸福安康!

故事情节惊险、迭宕起伏、引人入胜,不可不看。故事中描写的是四川峨边和马边地区五百多年前的彝族风俗,那里山青水秀,人杰地灵,小伙子们英俊潇洒,姑娘们一个比一个长得美丽。他们在婚配上既讲道德又讲究的是恋爱自由,多处描写了他们的性生活,这与世界很多部小说显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,看了这部小说,对你的性生活和身心健康都大有好处。里面还有不少诗歌,对联等等,有不少篇幅描写了一品仙、郑江、瓦安娜、郑乔等人的活动情况。这真叫雅俗共赏、各得其乐,应该说这部小说打破了过去束缚在作者身上的旧框框,在描写如何揭秘性生活方面应该是一个突破,相信广大读者会喜欢。

2007年8月于翠湖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  | 雷霆怒打阿兄妹 | (1)   |
| 第二章   | 禽兽行凶死野外 | (11)  |
| 第三章   | 义军怒烧休闲宫 | (22)  |
| 第四章   | 沙场杀敌撼天地 | (31)  |
| 第五章   | 逃出大山帮义军 | (42)  |
| 第六章   | 大地迸裂吞新娘 | (52)  |
| 第七章   | 相识龙王得三子 | (60)  |
| 第八章   | 传奇生活新扬帆 | (70)  |
| 第九章   | 招兵反元识时务 | (78)  |
| 第十章   | 谁识浪中一品仙 | (86)  |
| 第十一章  | 相爱自有心上人 | (96)  |
| 第十二章  | 组织义军行正道 | (105) |
| 第十三章  | 献计献策夺信任 | (115) |
| 第十四章  | 新婚情意说古今 | (125) |
| 第十五章  | 龙男凤女好相配 | (135) |
| 第十六章  | 形势变化斗智谋 | (145) |
| 第十七章  | 启奏不成寻旧情 | (153) |
| 第十八章  | 家乡变化情切切 | (163) |
| 第十九章  | 随军南下立战功 | (172) |
| 第二十章  | 一片盛情献燕王 | (181) |
| 第二十一章 | 路途艰辛怪事多 | (190) |
| 第二十二章 | 进京送葬见皇上 | (200) |
| 第二十三章 | 惩罚奸徒著诗篇 | (209) |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四章 | 重修宫殿献计谋 | (220) |
| 第二十五章 | 胜似洞房花烛夜 | (230) |
| 第二十六章 | 远征之前叙深情 | (238) |
| 第二十七章 | 四喜临门精神爽 | (245) |
| 第二十八章 | 情意绵绵良宵夜 | (253) |
| 第二十九章 | 茅台美酒扬天下 | (262) |
| 第三十章  | 护送神木出大山 | (266) |
| 第三十一章 | 精选男女到京都 | (274) |
| 第三十二章 | 马湖启航动天地 | (281) |
| 第三十三章 | 一路顺风到叙州 | (287) |
| 第三十四章 | 生命遇险出鬼门 | (296) |
| 第三十五章 | 坏人又设美人计 | (304) |
| 第三十六章 | 脱险泸州见奇观 | (313) |
| 第三十七章 | 三峡天险出怪事 | (321) |
| 第三十八章 | 诗歌美酒是一家 | (329) |
| 第三十九章 | 运送神木建奇功 | (338) |
| 第四十章  | 亲人团聚离北京 | (347) |
| 第四十一章 | 重病不忘众乡亲 | (357) |
| 第四十二章 | 建成医店添喜事 | (364) |
| 第四十三章 | 家乡巨变著华章 | (371) |
| 第四十四章 | 官兵压境燃战火 | (378) |
| 第四十五章 | 大喜日子情意浓 | (38)  |
| 第四十六章 | 天堡大战败官兵 | (390) |
| 第四十七章 | 永赖同功普天下 | (397) |



## 第一章 雷霆怒打阿兄妹

自古以来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阿兄今年十九岁，身高七尺，长得魁伟结实英俊，阿妹今年十八岁，身材颀长好看，长得十分俏丽动人。阿兄阿妹从小就没有父母，是阿公捡来抚养长大的。阿哥阿妹吃住在一起，人大了身子变了，思想也变了。

一天中午，兄妹在山上锄草，天气实在太热太闷，口干异常。兄妹坐下来休息一会，来到山泉边兄让妹先双膝跪地、弯下身子，伸长脖子，脸接触到水面，妹把紫红色的小嘴微微张开，正急切地喝着水，兄站在旁边，正好看见妹那白如米糕的前胸，一对兔儿在微微抖动着。兄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动人的东西，他的心里不禁颤动了一下，突然间心里象有一股潮水向他涌来，等妹喝足了水，兄弯下身子，将妹抱起，也许是无意，兄那双大手恰好抱住了那一对兔儿。兄手里一阵颤抖想松开却又松开不得。倘若松开，怕妹摔进泉里，若抱起，那对兔儿在手中如何使得起劲呢？不管怎么说，十多年的日日夜夜里，兄妹在一起生活、劳动、玩耍、感情甚厚，兄对妹怎么抱、怎么摸，妹都会接受。

女子到了这个年龄，身子的各个部位都已长成熟了，男女的身子如果接触在一起，女比男更为敏感，更为知晓那方面的事情。兄那双手紧紧抱住妹的胸部，用力将妹抱起来，妹的心里一阵激烈的颤动，一股热潮突然从心底涌起，一下子流遍了全身。她白嫩的极为好看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润，羞得她不敢转过身来面对那张极为亲切的面孔。

到了这一步，阿兄就身不由己了，他顺其心意，用手将阿妹转过身来，两人正面相对，胸脯紧紧地贴在一起。最使人受不了的是两对含情脉脉的眼睛相对，眼睛是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灵，有什么、想什么，都会一目了然。听阿公讲过，妹是阿公从战乱中捡来喂大的，兄是阿公的亲外甥，他们在一起，兄非常爱妹，妹非常爱兄，似乎比亲兄妹的感情还好。正因为如此，晚上即使两人睡在



一起,也不敢往那方面想,即使很想很想,谁也不敢逾越那条界线,去做那件很想做的事情。

人有七情六欲,不是你不想就不去想罢了,成熟了的身子,那方面的器官因受到刺激,它便会有强烈的反应。当阿兄抱着阿妹时,阿妹那柔软的身体在阿哥的怀里如一条极为温顺的鱼。他的双腿中立即勃起的那东西明显可见。阿妹的身子已明显地感受到了,她咬咬牙、把那股泛起的潮水、尽力压在心底,并且是一再压了又压!

也许是阿兄受不了阿妹有情的眼神,受不了那对兔儿的吸引,他突然将阿妹抱得更紧了。不一会,他很快又把阿妹松开手来。阿妹此时的脸上更加羞红了。她不由自主地伸出一双纤纤玉指,理了理额前的乱发,不知为何,她自己把薄薄上衣轻轻脱去了,露出了那对白嫩嫩的兔儿来。

阿兄不见则已,见了就心动神移,无法控制住自己。他伸手摸了摸那对兔儿,将妹抱起来走到包谷地里,把她仰面朝天地放在地上。阿兄本来就赤着上身,那条宽大的裤子不费吹灰之力就会脱去,他要和阿妹做那件事情,也是在一瞬间之间。这时天上突然阴云密布,一道闪电撕破长空,一声沉雷从天边滚过来,好象在他们的头上炸响,阿兄阿妹见势不对,忙收起身子站起来,怒视着天上。

“吾们有什么错,你偏要来打吾们?”阿兄气愤地说着,阿妹心里也很气,心里想到:“做了这件事情,它又会把吾们怎么样?”

这时闪电象一条条鞭子,它不但把天空抽打得体无完肤,把大地上的一切,也撕扯得七零八落,重重的山峦似乎也撕裂开来,山下的条条河流各奔东西,那雷声一个比一个凶恶,一个比一个大,震动了天地,也震动了阿兄妹的心。

“看来,吾们不是兄妹胜似是兄妹了,吾们要做那件事情,那是天地不容了。”

“做不成那件事情,吾们薅包谷也薅累了,肚子也饿了,吾们



就回家去吧，到了晚上，等阿公睡了，你过吾的房间里来，吾把身子给你，吾看它天老爷还打不打吾们！”

阿兄听阿妹这么说来，好不高兴，他转身抱住阿妹，在她脸上亲了一下，转过身去，拿起地上的锄头，和阿妹一起冒着大雨回家去了。

阿兄妹又叫杳晃兄妹，杳晃兄妹住在杳晃山上。杳晃山纵横好几十里，杳晃山的正中山腰上有一块大石头。大石头约有二百平方米宽大，石头平坦，底部呈银灰色，石头平滑，表层有黑色、红色和白色的纹迹。这些纹迹有的象丛林树枝，有的像无数条小溪河流，有的象天上美丽的云彩等等。这块石头传说是女娲补天时，剩下来的一块小石头。有的又传说是几万年前，大海变成陆地时，是海水留下一块玉。

这块石头来到杳晃山上，当时荒无人烟。多少年以后才树木参天，野草丛生。山上常有老虎、豹子和其他凶猛的野兽出没。十多年前腊曲带着不到两岁的杳晃兄妹从都江堰逃难，经过七年多的时间，才有幸来到杳晃山上。为了不被野兽的侵扰危害，腊曲在寻找中喜得这块巨石。他就在这块巨石上建起了三间木头结构的房屋。一间做了厨房，一间做了堂屋，堂屋的正上方，供奉着观音菩萨、大禹、蚕丛、鱼凫用木头雕的塑像。最后一间做了阿兄的睡房。腊曲就住在堂屋后面的房间里，厨房后面的房间是晃妹的睡房，厨房左侧就是茅厕和关牲口的地方。晃妹睡在厨房后面那一间，便于早晨起来做饭做菜，喂牛喂马喂羊等等。

十多年来，由于战争，饥荒等等原因，从外逃难来的夷人增加到上百户人家，整个夷都（现为中都）地区又有上万夷人。夷人中数彝族人最多，其中有不少是纳西族人。小孩子们长大了，长成人了，总是要结婚生育其子女的。他们的婚姻很自由，从有他们的祖先开始，就实行的是“野合”。所谓“野合”就是男女相互看中以后，就在野外的树林里，草地上等地方发生性关系。如若女方怀了孕，男人不负其任何责任。一个男子可以和多个女子发生性



关系，一个女子也可以和多个男子发生性关系，所生下的小孩跟母姓。当女方生下小孩以后，才决定和自己心爱的丈夫结婚。女子在前所生下的小孩，跟着母亲到了男方家，或者由娘家抚养。能生育小孩的女子是好女子，是男人们极为羡慕的女子，如果一个女子和男人发生了关系，没有生育小孩，皆认为不行。所以，女孩子长到十五、六岁以后，就在外面开始寻找男人了。她们急于找男人，急于和男人发生关系，急于生育小孩，急于去和丈夫住在一起，急于把小孩养大安家，这就决定女人们忙碌一世、辛苦一世了。

男女的这种“野合”发展到后来，就叫“安达”婚。这种婚配的根本特点是，它只能保留一种临时性的生活和婚配关系，这并不叫结婚，也不会组成家庭。他们经过一夜的合欢后，早晨便各自离去。这种婚式具体方式是通过拜访，走访和对歌的形式来实现。起初是男子访问女子，后来改为女子访问男子。他们追求的是感情融洽，性生活和谐。男方要求女方，要长得美丽漂亮，女方要求男方，要长得英俊结实，当时还有一首相传的谚语：

好吃的不一定好看，

好看的不一定好吃。

家里婆娘要心好，

外边的安达要脸好。

所谓“心好”，指的是妻子对丈夫的关照要温柔和体贴，所谓“脸好”，指的是女子的脸面要长得好。男方家如果有妻子，外有安达，他们认为这种婚姻是最自由幸福的，女方也可以在外面找男人，自家的丈夫也不会横加干涉。所以在外面男女接触的机会就很多了。如在活动场所，出门相遇，节庆日相逢，都给男女提供了结交“安达”的机会，其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聊天，聊得融洽了，心动了，双方只要同意，就可以发生关系。他们发生关系也很简单，也很方便，女方穿的裙子里没有穿内裤，只要掀起裙子，站着躺着，侧身等都行，男方穿的是宽脚吊裆裤，如要发生关系，只需把大裤脚捞起来，事后顺手将裤子拉下就行了。

这中间要说明一点，那就是男女双方在发生关系时，如已有



婚约的，就要回避其对方的亲友，因为迟早他们要结婚，让亲人看见自己和别的女子做这样的事情，都是不合乎情理的。安达的这种婚配，不外乎是使年轻人们在婚前去享受一段极为浪漫的生活。正式结婚后，要去供养老人，要去哺育儿女，哪还有时间去和异性过那种流动性的性生活呢。

杓兄兄妹能不能建立安达关系，他们从山上劳动回来，吃过晚饭，各自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纳闷，苦苦想来，他们各自拿不定主意。到了深夜二更，杓兄实在想念兄妹，他便悄悄起了床，这是大热天，气候温和，无风无雨，他赤膊着上身，只穿一条宽脚吊裆裤，迈着极轻的脚步，走过堂屋，到厨房后屋里来找兄妹。

兄妹吃过晚饭，洗了碗筷，回到自己的房中闷坐，想起白天在山上和杓兄发生的事情，她觉得实在是好生奇怪，吾只和杓兄搂抱在一起，还未发生关系，天上怎么就会发怒呢？当吾们越抱越紧时，那雷电就越加厉害，如果吾们发生了关系，岂不是要被雷公打死在山上？这消息传出去，岂不是被世人笑话。现在看来，不是什么雷鸣闪电的问题了，是要彻彻底底弄清楚吾和杓兄是不是亲兄妹的问题了。如果是，那事就万万做不得，做了，天地不容，雷霆也会来收拾吾们的，如果吾们不是亲兄妹，做了那件事情又何防。想到这里，她心里又有些活跃起来，点燃灯盏，把脏的床单、被子、枕头换成了干净的。因为深夜杓兄要来，吾得把床铺弄得干干净净的才行。她还打扫了房间，擦干净了木格窗户，躺在床上休息一会，便起身到厨房里烧来热水，倒进一个大木盆里，她坐在木盆子里洗干净了身子，起床来穿了衣裙，倒了脏水，又回到屋里，见时间还早，便脱去衣裙睡了。

是仰睡、侧睡、卧睡，她不管，只要睡得香就行。杓妹有个习惯，睡觉前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当睡意来时，她便仰面朝天睡了。杓妹身腰细，胸前突出的山峰明显，肌肤白嫩，在灯光下，那两颗小小的红珍珠，象在发光。

杓妹是瓜子型脸，柳眉杏眼、脸的左下角有一颗小小的红痣。当她激动时，这颗红痣更显其特别。八字先生说这是美人痣，取不得，如果取掉这颗美人痣，她便会遭来灾难，这颗痣就象高照的星星，如果这颗痣长在额头正中，她将送进皇宫，最起码也要做一



个妃子，可惜那痣却长在脸的左下方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时间已到了深夜二更，晃兄哪里睡得着，哪里还忍得下去。怕自己没胆量去找杳妹，他先喝了半瓶白酒，身上有了热量，胆子就来了。他赤着身子，露出宽厚结实的胸脯，胸脯正中还长着一片树林似的黑毛。他手长臂粗，一看便知他是一个有力的壮士，平时他和晃妹不但一起劳动，还一起在山上骑马射箭，他力大如牛，勇猛过人。有一次，山上的密林里出现了一只老虎，正追击着一匹小马，被晃兄看见后，他不由分说，吼声如雷，疾步向前追去。那小马似乎很通人性，扭头转身过来，朝晃兄面前跑来，那老虎也管不了这么多，也朝晃兄扑来，眼看小马将被老虎抓着，晃兄一个箭步上去伸手恰巧抓住了老虎的两只前腿，这就让老虎前进不得，又不能后退，在这双方生与死的拼斗关头，就看谁的力气大，谁能制服谁了。

老虎身長八尺，体大、头大、嘴大，额头上长有一个王字，它也力大无穷，老虎和人面相对，老虎张开血盆大口露出坚利的牙齿，大吼一声，使劲扑向晃兄。晃兄的双手毫不能放松，更加使劲地向老虎推去，就这样，双方在地上，你推过去，吾推过来，经过好几个回合，晃兄从手上知道老虎的力量并不比自己的力量大多少，只要耗尽了它的力气，他就会制服对方。老虎抓扑猎物就是那么三扑三剪，如果得不到手，它便心慌了。

老虎的爪子尖利无比，不小心它会把你的身子抓得骨肉分离，会叫你丧命。晃兄暗暗告诫自己，千万不能倒下，倒下就等于死亡。

双方拼斗的地方，比较平坦，地上长着些绿色的野草，盛开着一些无名的小花，没凹凸之地，他想把老虎推倒在地，但立即想之，万万不可。如果把老虎推翻在地，自己的身子就躺在了老虎的肚子上了，尚若老虎的两后腿蜷缩前来。其利爪正好抓住自己的胸膛，那利爪坚快如刀，不抓出你的五脏六腑才怪呢？那么要怎样才能制服老虎呢？他只能把它推倒，不能扑进老虎的怀里，如果扑进老虎的怀里，等于把自己的生命送进老虎的口里，那是万万行不得的事情。

双方又拼斗了数十个回合，双方的力气渐渐削弱下去，就在



这时，沓妹出现了。她看见如此情况，不知该怎么为好，十多年来，她还是第一次看见人和老虎在一起拼斗。她早就听说过晃沓山上有猛虎，其中一只猛虎的额上有一个王字，它的下一代有七八个，它是虎中之王，曾扑猎过不少野猪、野羊。山上的人家户里，无人不知，也无人不晓。如果哪家有小孩无理哭闹，只要大人说“大王老虎来也！”小孩便立即收拢嘴巴不敢再哭了。这只虎王今日得见，确实不凡。它一身的黄毛里，有黑斑花纹，眼珠象一对铜铃，头大如斗，两耳竖立起来有一尺多长，胸脯肥厚宽大，呈白色，有黄黑条纹，四脚粗壮有力。双方在拼斗的地上，泥土刨起了厚厚一层皮，花草已没有了。沓妹怕晃兄吃亏，忙上前来帮忙。晃兄怕沓妹碍了自己的手脚，摇摇头，叫她不要来帮忙，小心老虎把她伤了。沓妹哪里听得进这些话，她上前来抓住老虎的尾巴，往后拖拉着，不让它进攻晃兄，这时双方各自用力，老虎大吼一声，山摇地动，劲比原来大了许多，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拼斗，晃兄使尽最后也是最大的力气，将虎抓举起上半身，用力朝前拉，自己突然闪开身子，使劲将虎摔去一边，只见老虎的身子落地有声，老虎来了一个嘴啃泥。沓妹顺势脱了手，站在一边，老虎转过身来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大吼几声，转身跑进了茂密的树林。从此后，这座山上便没有了大王老虎，也没有了那一群小老虎儿。

过后，沓妹深知晃兄力大无穷，双手如铁箍。今夜，晃兄来了，沓妹多么想享受一下地拥抱的力气，享受一下他那健壮的身体，也不冤枉和他兄妹一场也！

沓妹仰面躺在床上，正等待着晃兄的到来，不料便很快进入了梦乡，梦中在一密林里和晃兄搂抱在一起，只见大风骤起，飞沙走石，大雨如柱，地上很快成了奔腾的河流。晃兄全身裸体，双手紧紧抱着她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晃兄把她抱在地上，她下面变得宽大无比，晃兄的那东西象粗大的铁柱，有力插入其间，她正快乐地呼叫时，却一觉醒来，睁眼看时，油灯亮着，她身子的下处，流出了沾糊糊的一片，用手去摸时，“真糟糕，来红的了。”她正欲起身，晃兄推开门走进来了，沓妹害羞地忙把被子拉过来，盖住了自己的身子。

晃兄走到床前，坐在床沿上问道：“刚才你是怎么了？”沓妹



把刚才的梦中之事，一一告诉了兄兄，兄兄听了，觉得有些奇怪。在这关键的时刻却扑空了，要做那事已不可能了。兄兄只好伸出左手去紧紧握住杳妹的右手，并越握越紧。

“吾知道你在想吾，离不开吾，但吾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如果你实在想，吾还是给你。”

兄兄转身看去，杳妹低着头，眼睛湿润了，安慰着她：“你也不要难过，吾也不会强求的。强求去做了那件事情，对你吾都不好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真要去做那件事情，等你的身子干净了再说吧，兄兄向杳妹点点头，站起身来，示意要走。

“吾们迟早要结合在一起，从今晚上起，吾们就睡在一张床上吧。”杳妹用一双深情的眼睛望着兄兄，左手并没有丝毫的放松。

兄兄也想留下来和杳妹睡在一张床上，能好好叙叙这十多年来他们在一起的经过，这时突然听到有什么响声传来，兄兄情不自禁地松开了手，双方各自用眼神交换了意见，兄兄松开了杳妹的手，站起身来，走出门去，来到堂屋后面的房间里，油灯亮着，阿公仰面躺在地上，怎么办呢？兄兄杳妹忙把阿公抬到床上。兄兄立即去山下找来两个实在的亲友，两个都是四十开外的妇女，其中高的一个姓陈，还懂一点医术，阿婆带着大龙、二龙、三龙回凉山去了。阿婆的母亲病危，如果是去世了，还要安葬了才能回来，等她回来就迟了。大家手忙脚乱地忙了一阵，脉也摸了，热茶熬来吃了，姜开水里放入红糖也喝了，不见阿公的好转，这时高的那个妇女想起了什么，转身出门去了，不一会儿又回来了，她在姜开水里放了不少的朱砂，她知道这个东西吃下去了他就会静下心来，胸口不喊闷了，心也不喊慌了。阿公的病确实很严重，天亮时，兄杳兄妹很快把阿公抬去府城里一家医馆请一名老中医摸脉诊断，结果是，病者的胸闷、头昏是病者心脏里的血液输送受阻，如果不及时救治，病者就有死亡的危险。太医建议病者在医馆里住上二、三十天，一边观察，一边服药，等待有所好转了，才能出去。兄杳兄妹出了医馆，并没有立即回家去，他们去了马边阿舅家，把阿公生病住医馆的事如实道来，阿舅找来女儿伊梦蝶，把姑爷生病的事说了一遍，要她换了一件干净的衣裳，提了一点礼物，便急匆匆向凉山走去。